

《繁花》聊赠一枝春

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，用在电视剧《繁花》身上，是极好的。

虽然100个人眼里，或许有120个不一样的“繁花”，但是《繁花》剧热播，似乎跟这个冬天很冷一样，是没有什么争议的。开播不久收视率就超过2%，不能说空前绝后，但“现象剧”荣誉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《繁花》剧热在哪里？

是因为像小说《繁花》？这显然是金老师本人都不同意的。金老师用文学家含蓄而深邃的语言讲过，“影视剧是导演的作品”。这已经坚定而准确地表达出了，两个《繁花》的泾渭分明。

是因为像那个年代？这显然是很多观众都不能同意的。三十年过去了，弹指一挥间，但大部分观众都是时代的当事人，他们与那个年代同奋斗、共进退。他们感受的沉浮，与《繁花》剧描写的，有着阿宝与小江西那么远的距离。尤其是类《继承之战》的片头乐，与那个年代其实格格不入。都只是刚刚下海前途莫测，谁有空去想《继承之战》？

是因为像一幅市井生活图？金老师的《繁花》，功力最足的，是绘出了一幅时代特征的市井生活场景，像在绘一张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我有两本金老师签名本（反复看的只是其中一本），看出过里面有《静静的顿河》的韵味，也看出过里面有《战争与和平》的影子。但《繁花》剧却还能额外让你看到《碟中谍》的腔调和“盖茨比”的奢华，十分惊诧。

那么，《繁花》剧热播靠的是什么呢？

它是“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。

金老师曾经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特约记者采访时，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。金老师说，“我只是把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给了他，然后应他的邀请，参与了最早期的策划环节，比如收集历史材料，做某些内容的解释，做一些初期的准备，包括做一些故事场地调查，等等”。

“之后，《繁花》的整个剧本创作，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连剧情都不知道。”

那个时候，金老师的状态大概是，“几个人一下午喝茶，讲讲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上海的各种事情，然后记录在案”。

也就是说，《繁花》剧借用了小说的IP，但是它跟小说，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关系。它如果跟小说相近，那只是偶然；如果不近，那就是必然。它会跟什么比较近呢？一个是编剧秦，第二个是导演王。

从艺术表达角度来讲，小说《繁花》拍成影视剧，是非常困难的。《繁花》那样纷繁复杂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，适合写成恣肆汪洋的小说，或者像金老师自己也推荐的，做成一个苏州评话，慢笃笃徐徐展开几十个小时。它就是不适合拍成影视剧。

由于某种机缘巧合，我跟《繁花》剧核心团队，有过密切接触。当时还是拍摄“静默期”，被问及对《繁花》剧看法，我就再三认为，很难拍。

最终，《繁花》剧以热播的形态、别具一格的演绎、出人意料的“不像”，把“阿宝，不响”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。这就是到了“聊赠一枝春”的意境。

首先是“折花逢驿使”，王导是上海人，对上海应该有想法，秦编剧也寄望上海甚久，遇到《繁花》这样大IP，怎肯轻易放过？随后自然“寄与陇头人”，《孽债》之后苦沪语剧稀罕甚久，新《繁花》剧的出现，必然会交响出时代与受众无限的共鸣。但“江南无所有”般丰富而热烈的场景，无论怎样选择都必然挂一漏万，于是不如就“聊赠一枝春”，只选取了《繁花》IP，展开一场从外滩27号到和平饭店到黄河路到诸暨高仿厂有声有色的活剧来。

撒一把碟中谍、浇一点盖茨比、涂一些花样年华、放少许继承之战。虽然阿宝已不是那个阿宝，但《繁花》依旧可以繁华。

不能不说，里面的一些细节，是经得起推敲的。被当作黄河路大战三大撒手铜之一的名菜“川乌”，学名应该是“鱖鱼”，那真的是一道名菜，担当得起威灵顿大战拿破仑的压舱石。

用上了“鱖鱼”，看得出导演是用心的。■

